

論文集

第一卷

馮雪峯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論 文 集

第 一 卷

馮 雪 峯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總100 單32 32開 346定價頁

論 文 集 (第一卷)

馮 雪 峯 著

* 版 權 所 有 *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第二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20001—35000

(乙)定價 8,500 元

序

這一卷，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及其以前所作的論文與雜感的選集。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二十篇，約共四萬餘字，是從過去出版過的『過來的時代』、『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跨的日子』等四個集子中選出來的；因為這四個集子不再重版了，現在選出其中一小部分比較有意義的再印一次，有幾篇字句上也刪改了一些，但原意都沒有什麼變動。其餘十八篇，十多萬字，都未曾編過集，是從一九四七到五一年中所寫的片斷文字中選出來的。這些文字，現在編集時在字句上也有修改的地方。

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

目次

序	一
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	一
雜感與短評	三
憎惡	三
歷史的分析和批判	二四
無聊與惡趣	二九
論虐殺	三三
火獄	四〇
有人類意義的『尾聲』	四〇
險惡	四九

屠殺·····	五
『凱旋』·····	五
善良·····	五
反抗·····	六〇
自由主義者的考驗·····	六一
『中立』者的苦惱之一——被『推』·····	六六
『中立』者的苦惱之二——被『拉』·····	六六
中間派·····	六
中間派(二)·····	三
暗殺·····	五
暗殺(二)·····	六
『高潔』與『低劣』·····	八一
『丁玲文集』後記·····	九六
悼朱自清先生·····	一〇九

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及魯迅創作的獨立特色	一八
談談雜文	一五七
談一個問題	一七三
雜感	一八三
思想的才能和文學的才能	一九二
雜感	二〇一
『要在朝鮮怎麼辦呢？』	二〇一
最後的真正的『懲罰』	二〇七
仇恨和憤怒	二一四
鮮血記錄的歷史第一頁	二一九
我對於新詩的意見	二二〇
黨給魯迅以力量	二四一
魯迅生平及其思想發展的梗概	二五五
論『阿Q正傳』	二六四

怎樣讀魯迅的雜文

三〇四

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

一 我們對於蘇汶先生等的態度

對於這次關於文藝問題的論爭，我們覺得還可以發表一點意見。首先關於我們的態度就可以說明一下。

一般的說，我們——即所謂『左翼文壇』，對於一般作家的態度，本來就非常明白的。爲着革命的利益，爲着中國大多數人從帝國主義與反動統治下解放出來，爲着從此創造新的中國和新的文化，除了自己和領導着一切革命的文學者堅決不懈地鬥爭着工作着以外，還要聯合一切進步的、爲着人類的前進和光明而工作的文學者作家同走；是我們的公然的戰鬥的態度。這一種態度，就是這一次，我們也曾經向作家們表示過，左翼作

家『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魯迅：『論「第三種人」』所以，對於一般作家，我們要攜手，決非『拒人于千里之外』，更非視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自然，個別的同志會有而且會有『指友為敵』的錯誤，然而一有這種錯誤，我們自己即首先要給以糾正了。

對於蘇汶先生等，我們也要站在這一種態度上來討論問題的。自然，蘇汶先生等對於我們，現在顯然已經懷有深刻的反感，然而這分明是以我們和蘇汶先生等的立場與理論的不同，以及我們——『左翼文壇』的宗派性與蘇汶先生等的氣質而形成的，而我們首先就得克服自己的宗派性，也希望蘇汶先生等克服他們的氣質的壞的方面，而且立場與理論也並非不可能在一切論爭中接近起來罷。同時我們對於蘇汶先生等的理解，固然需要全面的注意，但我們首先注意那對於革命有利的一面，即蘇汶先生等現在顯然至少在消極地反對着反動統治階級及其文學了。因此，我們不把蘇汶先生等認為我們的敵人，而是看做應當與之同盟戰鬥的幫手，我們就應當建立起友人的關係來。正因為我們要建立友人的關係，而且還希望這關係的進步，所以我們要有一切關於真理的爭論，要指摘蘇汶先生的錯誤，這個道理是容易明白的。

二 蘇汶先生的傾向的本質

分明地，蘇汶先生是一個傾向，他的『第三種文學』的意見是自成一個系統的。先看蘇汶先生的文章罷。

蘇汶先生在『現代』上先後發表了三篇文章，把那主要的意思總括起來，可以作成下面這樣的一個脈路很清楚的一貫的思想。

第一，文藝是能够脫離政治而自由的，並且爲了保存和完成文藝的對人生的那永久的、絕對的任務起見，它應當脫離政治而自由。

第二，文藝也甚至能够脫離階級而自由的，雖然一切的文藝都有階級性，但文藝可以不以階級服務、不做階級鬥爭的武器。

第三，因此，同樣的，雖然歷史上一切政治勢力都利用文藝，但他反對政治勢力對於文藝的干涉。

第四，是對於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學和對於中國左翼文學的態度，他不滿意蘇聯和中

國的無產階級之有階級的藝術和文化的創造與主張。

第五，第三種人就未必做不成，第三種文學是可以成立的，並且一個忠實于藝術的、斤斤于藝術價值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人，將都要趨向于這一種文學。……

把蘇汶先生的意見作成這樣簡明的一個系列，我們就能够非常明瞭地主要地抓住蘇汶先生的根柢思想了。

但是，這是怎樣的自身矛盾的混亂的理論呵！然而作爲一個傾向，放在我們的面前。在這裏，非常明白的，蘇汶先生本人在現在的瞬間的意識形態，不能不是觀念的錯誤、思想的混亂、心理的矛盾的一個過程。（這確是真實的，蘇汶先生的文章的一切不重要的部分，和滲透其間的感情要素，也都證明了它的真實。）

蘇汶先生陷入歷史上不知由一切非政治主義者、反干涉主義者、超階級藝術論者、一切『爲文藝而文藝』論者反覆過多少次的矛盾的觀念論，絲毫不是偶然的。這個才正是他現在對於政治的態度反映；正和一切非政治主義、一切『爲文藝而文藝』的傾向，都有產生它的那階級的政治的根源一樣，——現在，蘇汶先生及其類似的知識分子，——就正處于他們所隸屬的那階級的矛盾中，在苦悶着政治的出路的問題。他們在

目前經濟危機的深入和革命危機的深入中，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在小資產階級的劇烈的動搖分化下，已經不得不動搖着了，並且已經開始反對反動統治階級了（雖然大抵是消極的）。然而，他們依然還不能認識真的政治的出路；因為現實的殘酷的鬥爭既擾亂了他們的腦子，而他們（中上層的知識分子）的歷史的階級的一切性質和偏見，特別是他們的鄙棄羣衆的觀念，尤其障礙他們對於客觀事實與革命的明確的認識。他們不了解羣衆在幹些什麼事，而他們的態度就不得不不是不幫反動統治階級的政治，也不幫羣衆，同時『不滿意誰的時候就罵誰』了。這才是蘇汶先生現在抱住的、雖覺奇怪但亦當然的態度。

所以蘇汶先生的觀念混亂的理論，是蘇汶先生對於政治的態度的反映。是日前一種政治的、文學的傾向。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的非政治主義或反干涉主義，是不但反對反動統治階級的政治勢力來利用文藝，並且也反對羣衆的革命的政勢力來利用文藝的，因為他也未能滿意這種政治勢力。而所謂『第三種文學』和『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云者，也不外是：（一）在階級鬥爭中動搖着，但未能抱住任何一種政治的這一事實的反映；（二）要使文學也同

樣的脫離無產階級而自由的蘇汶先生的態度的反映。

果真這樣，蘇汶先生的傾向和理論，實在也含着很大的反無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性質。何況對於真的壓迫者並不說什麼，因為那是真的壓迫者，而對於羣衆，則儘多污蔑，因為能够自由地污蔑。同時，蘇汶先生的態度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也將使蘇汶先生越加陷入紊亂的主觀的武斷的論斷裏去罷。

三 蘇汶先生的理論的錯誤在什麼地方？

——論文藝的階級性、作爲武器的藝術、藝術的價值等

我們上面已經明白地指出蘇汶先生所以抱住『第三種文學』的意見的根本原因了，同時也就說明了他所以陷入理論上的錯誤的原因，那就不外是：一則蘇汶先生的階級的

● 請看蘇汶先生在字句間流露的對於革命的觀察罷，在本質上是和『殺人放火』之類的反宣傳有共同點的。又如蘇汶先生對於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學及傑米揚·別德內依等的論斷，也實在和帝國主義者及資產階級的宣傳差不多了。

偏見和他所抱的對於現實的態度，妨礙他對於客觀的理論（真理）的明確的徹底的認識；二則有這種偏見和態度的蘇汶先生，還不免要『明知故犯』地歪曲了客觀的理論（真理），使自己的態度合理化。所以現在還可以指明一下蘇汶先生的意見的在客觀理論上的錯誤。

但是，我們不能夠也不需要一字一句的詳細的指摘，我認為重要的是必須先把蘇汶先生的根本的論點——對於階級性的解釋，重來審查一下。因為蘇汶先生的一切理論都從這根本論點推論出來的，而這個又是這次論爭的中心問題。

蘇汶先生說道：『在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裏，誰也擺脫不了階級的牢籠，這是當然的，因此作家也便有意無意地露出了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文學之有階級性者，蓋在於此。然而我們不能進一步說，洩露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就包含一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意識形態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是離階級利益很遠的，……假定說，階級性必然是那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那我便敢大膽地說，不是一切文學都是有階級性的。』

『洩露某一種意識形態尚且不必是階級利益的擁護，更何況反映某一階級的生活！這兒所謂反映，即如鏡子反映人形，不過把這種生活照出來，如此而已。美的照出來是

美，醜的照出來是醜，不掩飾醜，同時也不抹殺美，此之謂反映。這是與贊助某一階級的鬥爭毫無關係的。』

在這裏，就是說，雖然一切文藝都有階級性，但第一，文藝——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能够脫離階級的任務，脫離它的實踐——做階級鬥爭的武器的。第二，反映生活是能够超階級的，能够脫離階級的鬥爭的。這樣，照蘇汶先生的解釋則所謂階級性，依然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不過口頭上說說的（其實說也等于不說的）一句話罷了。

但是，階級性，主要地却反映在文藝作品（文藝批評亦如此）之階級的任務、之做階級鬥爭的武器的意義上。一般所說的『一切的文藝都不是超階級的（這種文藝只能在將來沒有階級的社會裏存在），同時都不是超利害的，又都是直接間接地做階級的鬥爭的武器』的理論，是文藝的歷史所證明了的。例如人生派的或所謂功利派的文學之站在階級的或社會集團的利害的觀點上，擁護其本身的階級或集團的利益的觀點上，抱着政治的或社會的目的，作為奮鬥的武器，是不用說的了；公然的宣傳鼓動的文學之為某一階級或某一黨派的鬥爭的武器，是不用說的了。然而就是作者們主觀上要超利害的，反對利害觀點的如藝術至上派的文學——例如罵人生派為流俗、為愚人、為患癩癰病者的法

蘭西的戈諦野(Th. Gautier)一派，實際上也依然一則並不能超階級，二則仍是利害的、功利的、黨派的，即爲他們自己——當時法蘭西資產階級中的一派的鬥爭的武器。●就是一切無黨派的文學、一切游移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一切『自由人』的文學，在客觀上也同樣或者有利于這一階級，或者有利于那一階級，——客觀上是如此，正不必問作者自己願意不願意。又如『非政治主義』的文學、『爲藝術而藝術』的文學、無黨派的文學，有時候是當作了『某種政治目的』的一種政策而提倡的(例如政府機關辦的某種文藝

●請看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及『世界革命文學』雜誌編者對普氏的糾正(此短文寒琪曾譯出刊在『文藝新聞』上)。普列漢諾夫認爲『爲藝術而藝術』的傾向不外是藝術家對於政治的冷淡不關心的態度的反映，他在這分析上就有『超階級的觀點』的錯誤的要素了。同時他又以爲藝術的趣味是非自私的，即超利害的，這也是錯誤的。這些『世界革命文學』雜誌編者都給以糾正了。

又，蘇汶先生在『現代』上說，『即藝術至上主義者的戈諦野也是反資產階級的。』這話是不正確的。就是普列漢諾夫也沒有說過戈諦野及其一派是真的反資產階級的。普列漢諾夫說道：『屬於浪漫派團體的人們，只是在資產階級的存在污穢與倦怠和庸俗中失望了的少年資產階級，他們並沒有號召着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普列漢諾夫並且又說，當勞動者運動起來的時候，他們反對那想對於資產階級的社會組織有所陰謀的人們，是甚于反對『資產階級』(注意普列漢諾夫所加的那個括弧)的。他們不過想改變社會的道德，並不想變更社會的組織。